



宴會

魯 迅

夏

天的一個午間，一家狹窄的飯鋪裏有了一個小小的宴會。

那裏是十三個互稱爲同志的革命黨人，衣襟上備有相同的藍色而長方的徽章，操着聲調各別的官話，佔據了兩張方桌合併的座位。低小的房子的空氣因着這幾個人的來到，驟然變得格外炎熱起來。從各人口裏噴出來的紙煙的雲霧流出低矮的門空，發散在另一間房子裏，使那裏正在流着汗吃飯的人也感覺到了格外的炎熱。這裏一共只有五六個人，衣襟上也備有相同的徽章，但他們都沉默着；雖然他們都坐在同一個桌子旁，各人只吃自己面前的兩個菜；不招呼也不看望。跨過這一間房子的門限，便是廚房以及和廚房不曾分開的，擺着四張方桌，同樣地坐滿了備着藍

色徽章的人的通房。通房的門邊擺着一張長方形的條桌，旁邊坐着一個異常忙碌的瘦削的老年人的收賬員。出了這個門，寬大的馬路就在面前了。飯鋪的左右密接着一樣地破陋而矮小的，用洋鐵皮、泥草以及磚石築成的十餘家飯鋪和煙紙店。牠們都好像駝背的老人，縮做一團地蹲着。在牠們的後背鋪着青蒼的田野、零亂的墳墓和低矮的山崗。在寬大的馬路的那一邊，和這一排即將陷沒在泥土中的殘物，適成了相反的對照的，是一所巨大的建築物：牠有射着刺目的白光的長而高的圍牆，——上面還寫滿了警惕的革命的口號的藍色而勁健的字，有寬闊的鐵柵欄的大門，——兩旁站着七八個背了插着刺刀的槍桿的衛兵；有並着左邊崇高的山，高聳在天空裏的藍色的圓屋頂。此外

牠還包含着無數的洋式的樓房，樹木成林的花園、池塘、草坪，以及新式的運動場。如同牠的高聳的圓屋頂並着崇高的大山，雄視着下面荒涼的墳墓堆中的世界似的，這一所建築物的內部掌握着全國政治的樞紐。

每天正午，當走廊上的電鈴像暴雨敲着樹葉般四面八方響了起來的時候，管理這巨大的機器的人員便紛紛從各處走了出來，一部份擁入寬大的飯廳，一部份擠出大門外，擠滿了馬路這邊所有的飯舖，還有很少很少的一部份回到附近的家裏。

今天在聚和園裏佔據了兩張方桌合併的座位的十三個同志都是特別科裏的同事，其中有兩個年青的女同志，兩個四十歲左右的老同志，此外便都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同志。他們除說着聲調各別的官話之外，每一個人都還擅長英、法、國的語言，流利的外國話不時從他們的口裏流了出來，但有時在兩三個人之間也說着爲別人所不懂的土話。過了一番燥雜的談話，酒菜已先後的上來，於是面孔上有着特別深的辛苦的皺紋的一個老同志便站起身，開始致詞了。

「各位同志，兄弟今天特別的快樂，能邀請本科所有的同事齊集在這一個小小的飯館裏，吃一餐中飯。一則因爲

兄弟在這裏的時候少，在上海的時候多，平時總不容易和各位在一起，今天竟能和全科的同事一位不少的在一桌吃飯——這是兄弟感覺到快樂的第一個原因。二則今天新來了一位使我們敬仰的老同志，從此將幫助我們，使我們所擔任的巨大的工作猛飛突進，裨益於黨務不淺——這是兄弟感覺到快樂的第二個原因。說起這位老同志，鄒金山同志，恐怕各位還不知道他的歷史，兄弟敢爲各位特別介紹一下。民國元年，當我們的部長在香港辦民主報的時候，鄒同志也是在那個報館裏工作的。我們知道，那時的老同志到現在死的死、變節的變節、消沉的消沉，像鄒同志似的現在還來參加這革命的工作真是鳳毛麟角，不常有的事。民國十三年，先總理在北京逝世的時候，鄒同志那時正在北京，奔走得非常辛苦，同志中那時有在北京的，倘若到過中央公園，去祭奠過總理的靈，記性好的人一定會記得禮堂中站着一個比現在稍微年青的鄒同志。至於學問，鄒同志說得一口很好的英語，寫得很好的文章；他到過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在上海印務書館裏做過七八年的編輯，編過英文文學雜誌，函授學校就是鄒同志創辦的。辦事方面，那是更不用說了，各位同志知道了他的歷史，就會相信他是一位富有實際經驗的人。像鄒同志這

樣有資格有學問有才幹，今天到我們這一科來工作，論理，兄弟是應該退下來，請鄒同志代替了兄弟的職務的。兄弟也會把這個意思對部長說過，但部長說，科長和其他的工作同志都是一樣爲黨爲國做事的人，還是「以資熟手」爲妙，兄弟沒有法子，只好勉強幹下去了。此外，兄弟應該向鄒同志預先感謝的，就是兄弟因上海方面辦報紙，忙碌得不堪，總是在這裏的時候少，科裏的事務向來因爲沒有股長，就沒有人代理科長，現在鄒同志來了，當本科的翻譯股股長，以後兄弟不在這裏時，就要偏勞鄒同志，代理兄弟的職務，多多的計劃，使科務發展開去，兄弟也可以沾一點光了……」

夏科長拉雜而且急迫地，如同他爲人似的，說完了這些話，便坐了下去，接着鄒同志站起來了。

這位新來的同志，他有着和夏科長相彷彿的年紀，但他的面上的皺紋以及滿腮的鬍髭却表示出他有過比夏科長更堅辛的生活，他的深陷的發光的眼珠裏包含着豐富的經驗，他的高闊的前額，一望就知道那裏面藏着足知多謀的腦袋；而他的寬大的嘴巴，也顯示出善於談吐。他站在夏科長的旁邊，對着所有的人射着閃爍的目光，作了一個簡單的回答。

他說：剛纔夏科長對於他的一席話，實在使他非常的慚愧。第一，他說，夏科長太稱讚他，他不敢當；第二，他說，夏科長太謙虛。提到了要把科長的位置讓給他這一層，做革命工作的人是只知道埋頭工作，不知道地位的高低，倘若他注意着這事，那他就不會到這裏來，當部長要他來的時候。最後，他還表示他的希望，希望大家督促他，指教他。

鄒同志坐下去後，接着就有好幾位年青的同志站起來，先後說了一些對於夏科長今天請客的感謝和對於鄒同志的歡迎。於是夏科長又站了起來，表示他的抱歉：因爲工作緊張的緣故，匆忙中只能到這近邊的小飯館裏請大家吃一餐便飯，實是過於簡慢。但鄒同志却站起來說，他喜歡這樣，因爲儉樸是革命黨人的本色。今天雖如夏科長所說的，只是一餐便飯，他覺得能和全科親愛的同志們聚集在一起，實是一個盛大的宴會。他希望這樣的宴會能常時舉行，俾大家一出忙碌的辦公室，可以常常集合在一起，談談瑣事，講講笑話，一面娛樂，一面也可以聯絡情感。因此他提議：以後每天午餐到這一個飯館裏來，大家輪流着點菜、付錢，而酒除去，例外的菜也不必添，只吃和平時一樣的菜，但使菜多幾種花樣，免去了分吃的缺點。

於是大家立刻就齊聲贊成了。他們都覺得這是一種最好的日常的宴會。有幾個人本是在別的地方吃飯的，從第二天起，便都是改到這一家來。聚和園的生意從此便好了許多，每天午間，給特別科預備好了兩張方桌合併的座位。第二天是鄒金山同志點菜、請客，第三天是黎士青同志，第四天鄒近夫同志，第五天……第六天……每天午間，這一間小小的房子裏充滿了笑聲、語聲、碗筷聲……像有着一個很大的宴會似的……

但這樣快樂的宴會一天一天繼續下去，過了一個月却漸漸乏味了。同志中已經有好幾個人不時在那裏訴着苦，說聚和園做來做去只有這幾樣菜：牛肉燒豆腐、豬肉燒豆腐、素炒豆腐、涼拌豆腐……而滋味又總是一樣的、單調的。於是宴會的場所便跟着多數的意見，從聚和園遷到隔壁的平心館。又從平心館改到鄰近的美生堂……又回到聚和園，又遷到平心館……這樣的換了又換，正當宴會的趣味一天比一天冷淡的時候，忽然這一團中起了一個意外的變化……

那就是鄒軍同志單獨的行動了。

爲的什麼呢？

鄒軍同志說：一起吃飯第一個不方便是必須你等我，我

等你；第二個不方便是這個喜歡吃冷的，那個喜歡吃熱的。但真正的原因，鄒軍同志不說，大家也都知道了：他厭惡鄒金山同志。許許久以前就使他不快活的是，自從鄒金山同志知道了他也姓鄒以後，便蔑視地叫他小鄒，不稱同志，也不稱密司特，暗中表示出他比他大。大些什麼呢？年紀大、地位大、資格大、本事大……所以進門就做了股長，又常時的代理科長。而鄒軍同志自己却是年紀小、地位小、資格小、本事小、……一切都小，所以永久永久地只當了一個特別科的事務員。科長、股長、一等股員、二等股員、三等股員、四等股員、事務員——這中間相差得好多！「做革命工作的人是只知道埋頭工作，不知道地位的高低的，」鄒金山同志在飯館裏說了這樣的話，一進辦公廳，便要顯示自己的地位了。這已足夠使鄒軍同志生氣，但更使他生氣的，却還有一件意外的事情。

部裏近來因爲曠職、請假、遲到和早退的人太多，認爲於部務有礙，特定了一種考勤的條例，發下了三本簿子，交給每科的事務員：第一種是甲種請假簿，凡請假在三日以內的，必須由請假人填就，得科長允許，由科長簽字；第二種是乙種請假簿，凡請假在三日以外的須得到部長或祕書的允許，由科長簽字後再由部長或祕書簽字；第三種

是報告表，每星期將請假、曠職、遲到和早退的姓名、日時由事務員填在表裏，由科長簽字後呈報部長，以憑考核。在一個月之中，倘若有人曠職遲到或早退三次，就須受警告的處分，三次警告後，他便須停職了，至於請假，則每月中一人不能超過一星期，部長特許者不在此限。在特別科裏，管這三種簿子的是鄒軍同志，而簽字的是代理科長鄒金山同志。自從這三本簿子發下以後，鄒代科長每天在辦公時間前半點鐘就已坐在他的座位裏，特別科裏的工作同志便人人自危起來，都於規定時間前來到辦公室了。

一天早上，規定的辦公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分鐘，特別科却還少了一個女辦事員王同志。她頭一天沒有預先請假，第二天早上也沒有打電話來。於是鄒代科長就跑到鄒軍同志那裏，叫他拿出報告表來，填上王同志曠職幾個字，自己簽了一個字。鄒軍同志心裏便有點不高興，他覺得這樣嚴厲的處分王同志太過分了。她住在很遠的地方，遲到幾分鐘應該原諒她。倘若她今天發生了意外的事情，不能來科工作，那她自然會托人送請假信來，或則打電話來；但托人來或打電話來，鄒軍同志知道，在王同志都是很不容易的。她沒有僕人也沒有自裝的電話，怎能一定趕到規定的時間呢？「再等一等看吧？」他這樣說。但鄒代科長却沉

着臉說：「照條例！公事公辦！」於是鄒軍同志沒有辦法，便只好照填了。

過了幾分鐘，祕書室裏的一個女同志忽然轉來了王同志的一封請假信，那是王同志親筆寫的，她說今天頭痛，不能來科工作，請假一天。鄒軍同志氣憤地便把這封信交給了代科長，看他怎樣辦。但鄒代科長不肯接受，他說請假信來得遲了，仍應照曠職辦理，而且，她頭痛沒有醫生的證明書，理由不充足。

「什麼？頭痛是小毛病，也是女人的常病，例如當她們——唔，生了一點普通的小毛病，必須請醫生，還須醫生寫證明書嗎？」鄒軍同志愈加氣憤了，他覺得鄒代科長是在故意和王同志為難，想擠掉她的位置。他不能承認。他是一個管理全科的事務的事務員，無論怎樣，他必須照事實處置事實。於是他跑回自己的桌子邊，從抽屜裏取出了報告表，氣憤地撕去了那一頁，又從新填上王同志因病請假一天。

鄒代科長瞥見他撕去了自己簽過字的報告表，也看出他的氣憤的神情，但鄒代科長却不做聲，裝做沒有看見。

第二天，王同志來了。鄒代科長便走過去，很和氣的問她病好了沒有，接着便告訴她，昨天因為過了鐘點，沒有

看見她來到，也沒有請假信，因此叫鄒軍填上了曠職表，這實在是他很惋惜的事情，因為他不能不公事公辦。但隨後請假信既然來了，而且從她的面色上可以看出她昨天確實不舒服，自然可以把曠職改做請假的。

「把報告表拿出來，給我改一改吧，」他對着鄒軍同志說。

「已經改好了，」鄒軍同志回答說：「自然不能算是曠職的！」

「喔，改好了更好，再讓我簽一個字吧！」

鄒軍同志把報告表送到了他的面前。

「怎麼，鄒同志！昨天的那一張呢？那一張是我簽過的！」

「撕去了！」

「喔，喔！」鄒代科長說着，便走回到自己的座位。

過了一會，他叫鄒軍同志過去了。

「告訴我，你從前在什麼地方讀過書。」他很和氣的問鄒軍同志說。

「上海法政大學。」

「在什麼地方做過事呢？」

「在江蘇宜興縣政府。」

「喔，夠了！你還須多讀幾年書呢，小鄒！」鄒代科長惡意地、輕蔑地、而又像開玩笑似的說。

鄒軍同志不能忍耐了。憤怒的火從他的眼睛裏衝了出來，他也不再稱他爲同志，直呼他的名字了。

「鄒金山！你也未見得比我有學問！雖然你做了代理科長！你的別字寫得够多了，屢次總是我代你改正！你的許多底稿還在我這裏，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吧！哼！」「一味唐塞」寫做「一味唐突」！「淆惑聽聞」寫做「誘惑聽聞」……」

這樣一來，鄒代科長的氣憤終於被鄒軍同志撩起了。他不禁跳起來，用力拍着桌子，說：

「到部長那裏去！小鄒！問問你是不是是一個事務員，事務員的權限能不能隨便撕毀公家的簿冊！倘若那是支票，叫你保管一下，你也可以把他撕毀嗎？倘若在法院裏，你也可以撕毀有關人命案子的簿冊嗎？這裏是一個兒戲的機關嗎？全中國還有個機關比這裏更大的？哼！哼！」全科的人都站起來了。他們起初都低着頭去做自己的工作，沒有留心到，直聽到拍桌子聲，纔曉得他們兩個人吵了起來，但也還不十分清楚，到底鄒軍同志撕毀了什麼重要的公文。

「請大家平靜一些吧，我們都不能工作了！」一位年青的

同志，露着不平的聲氣說。他的座位離開鄒代科長很近，似乎早已聽清楚了他們的爭吵。

鄒代科長立刻就平靜了。他轉過臉來，對這位年青的同志說，他本是很和氣的對待小鄒，事情已經做錯了還有什麼辦法，無非希望他以後留心罷了。他到底年紀小，因此這事情，撕毀公家簿冊，雖是極其嚴重，還是很客氣的，像開玩笑似的說了幾句警惕話，希望他以後不再做錯事，也完全爲了要他好。罷了，願意他再去靜心地想一會罷，希望他好，難道別人是懷着什麼惡意嗎？

鄒代科長不再做聲了。他坐下去，便開始他的工作，鄒軍同志也因着朋友的勸告，按住了怒氣，只口中輕輕地咕嚕着。他到特別科工作已有了四五月，同事們對他都是很和氣、很要好，雖然他的地位比別人低了許多。今天這氣，實在是第一次受到。代理科長算什麼，他在宜興縣縣政府裏不是也代理過科長嗎？「這老賊！」他咬着牙齒，獨自的想，「他敢於這樣的侮辱我！」撕了一張報告表，有什麼要緊，那一本報告表是活葉裝訂的。請假簿不是活葉裝訂的，別個同志寫錯了，尙且撕的撕，塗的塗。而這一張報告表，本是無理寫上的，老賊自己又已認爲不作數，撕去了却還要老羞成怒。「還要多讀幾年書？」誰呢？誰最會寫

別字呢？沒有什麼比這個再討厭了：自從他來了以後，每天總要給他騰寫三四次呈文——部長鈞鑒……職鄒金山……部長鈞鑒……職鄒金山……應該用科具名的，他用自己的名字替代了去，無須寫呈文的，他都要寫呈文……但最討厭的是下句不接上句，後文不連上文，中間還夾雜些別字。「這一句不大好吧，鄒同志？這個字不是這樣寫的吧？」他回答說「好，好，就請你改一改吧，我忙得沒有工夫呢！」哼！忙些什麼呀？翻翻大陸報、泰晤士報，用紅鉛筆畫上幾根綫，丟給王同志，說，「請你剪下來，貼在國外要聞簿裏，」或則，「用打字機把牠打過一遍！」於是別個就須整天的忙碌了。而他自己，跑到部長室、跑到祕書室，回來就某同志，某同志，部長怎麼說，祕書怎麼說，到科一月多，沒有看見他做一篇英文的文章，天天只起草給部長看的不通的呈文。管不着的事，他要管，分內的事倒不做……

鄒軍同志越想越氣憤，他不待鐘點到，就首先離開辦公室了。不但不願意再和他同桌吃飯，連和他在一個房子裏辦公都不高興起來。他恨不得把這老賊一脚踢出去，如同踢一匹狗似的！

本已漸漸乏味的宴會，因了鄒軍同志的分離，便根本搖

動起來。每一個人的心裏現在都不能把他們倆的不快活的事情忘記，彷彿覺得這宴會有了一種極大的缺陷似的。鄒代科長雖然善於忘記一切，第二天就像並不會有過什麼不快似的，首先對鄒軍同志和氣地說起話來，而且第三天午間還請鄒軍同志一起去吃飯。但鄒軍同志終於不能立刻就高興，還是堅決地獨自去午餐。過了幾天，王同志也宣佈不來了。她說，天氣太熱，飯館裏的飲食不衛生，不如改在部裏吃飯，那裏是有膳食委員會的組織，專門監督着廚房的。特別科裏只有兩個女同志，王同志不在外面吃飯，便影響到另一個李同志，使他覺得難在男子中的孤獨和不方便，也接着和王同志一致行動了。夏科長是長期在上海的，他只每兩星期中偶然的來了一次，但早上到辦公室和部長室轉了一轉，又立刻趕正午十二點鐘的特別快車走了。一位余同志已派到廣西去。現在宴會零落得只有八個人，兩張方桌抽去一張了。但僅僅是八個人的宴會，也彷彿太熱鬧了似的，不到十天，又少了兩個，這是周同志和董同志。他們一致的說，天福園雖然小，價錢却便宜，包月又比零吃少錢，而且可以欠賬。

王同志脫離這個宴會的真正原因，是很明白的，至於周、董二同志又爲的什麼呢？他們也不高興鄒代科長。周、董

志是上海因宜打字學校出身，在特別科裏專門擔任打字的，不應該做別的事情。但鄒代科長來了以後，他除了打字以外，却還須給鄒代科長做私人的書記，這裏一封信，那裏一封信。周同志面子上不好推托，心裏着實有點厭煩。他是夏科長保薦進來的，鄒代科長却不時當着他批評夏科長：「夏同志不會做事……」，「夏同志從前這樣做是錯了的……」。董同志呢，是感覺到鄒代科長在特別的注意他，每天限制他翻譯的分量。因此他們跑到福和園裏和鄒軍同志一起吃飯去了。

維持着乏味的宴會的六個人之中，那一天當鄒代科長拍桌子的時候，突然帶着不平語聲，叫他們平靜一點的任方同志是在第一天看見了鄒代科長就覺得心裏不痛快的。什麼樣的不痛快，他原先沒有曉得。他平常一見人，就有一種直覺。好的人，他無意中會喜歡起來，不好的人，心裏就像碰到了石頭一樣。他喜歡說笑話，講故事、唱歌。如果夏科長那天歡迎鄒代科長的宴會中，他心裏快活，是誰也閉不住他的嘴巴的；但他那一天却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只是低着頭。鄒代科長拍桌子的時候，倘若他少活了兩年，如同以前似的，他就會跳起來，把鄒代科長大罵一頓。近來因爲他閱歷漸漸深了，知道管閒事無益，所以忍住了

氣，只尖利地說了這樣一句話。他仍敷衍着鄒代科長，因為他明白世上的人原是不常遇到的。黎士青同志一向是待人和氣的，同時自己腳踏實地的做事，不怕別個扳腳後跟，雖然也不高興鄒代科長時常把自己應做的文章推給他做，他還是不顯露出他的聲色。鄒近夫同志是一個精明老練的人，他知道鄒代科長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官僚，也看得出他想做科長，想開除一些同事的各種壞心思。背着人說壞話、挑撥離間，代圖書館買書揩油，種種在別個還不分覺得的事，鄒同志早已明白了。他一樣地厭惡鄒代科長，但他的語言和行動，向來是最謹慎的，他要留到非說不可非做不可的時候，待一切都預備好了，他纔拔出刀來，往要害裏迸發他的全力，使敵人連叫喊的機會也沒有。留下來的蔣同志和汪同志都比鄒代科長早來了幾天，他們不十分熟悉科裏的情形，也不大管閒事。

鄒軍同志對於這些情形都很明白，他知道這老賊是站在一個孤獨的地位上，可以和他搏擊了。於是他便首先去向任才同志：

『任同志，這樣一個人，爲了公，爲了私，不應該把他推倒嗎？……』

如上所說，任才同志是已經多活了兩年，閱歷磨去了他

許多血氣的鋒利了的，他知道爲公爲私都應該推倒鄒代科長。但他推倒了又怎樣，或許來了一個更壞的代理科長呢？公是烏煙瘴氣的，少數人想把牠弄好總是白費氣力。他不願意爲公。私呢，他覺得自己這個飯碗不值得愛惜。

『糊裏糊塗混一番算了，認真做什麼呢！』任同志冷淡地回答說。

但鄒軍同志不願意這樣，他還是進行他的計劃。黎同志、鄒同志、王同志、周同志和童同志都同意了。黎同志和任同志同事最久，他曉得任同志的脾氣，便擔任先把任同志拖過來。王同志擔任去拖李同志。任同志果然很快的同意了，一知道大家非推倒鄒代科長不可。李同志也因着王同志的相邀入了夥。兩個態度不明的蔣同志和汪同志也同意了一個。現在人數已經佔了一大半，可以從速進行了。

一天晚間，在飯館後面的一間小小房子裏，那是鄒軍同志所住着的，便有了一個祕密的集合。大家首先是痛數鄒金山的卑劣，隨後便商量推倒他的方法。任同志不加入則已，一加入便比什麼人都熱烈起來，他認爲集合了這九個人把鄒金山圍打一頓，叫他滾出辦公室去，是最痛快的。鄒軍同志立刻伸出巨大的手來，說他一個人就可以把老賊打得頭破血流，他同意任同志的主張。但黎士青同志和鄒

近夫同志反對他的提議。黎同志說，這是要遷涉到法律問題的。鄧同志認為這是小孩子的舉動。他們提議，不如九個人聯名呈文部長，要他開除鄧金山，這裏是多數，部長會照准。於是大家同意了。當場公推鄧同志起草。明日大家校正一遍。爲了什麼要求部長開除他呢？爲了「以黨務」。罪狀越多越好：反動份子，壓迫同事，無學識，侵吞公款，招搖騙拐，歷史卑污——六大罪狀。後面兩條是鄧同志覺得應該加上去的，他已好幾次看見了別人寫信給鄧金山，信封上寫着「鄧部長金山」幾個字；他又調查出了鄧金山的歷史，民國元年部長在香港辦民主報的時候，鄧金山只是一個拿薪水，專門揩油的買紙張的辦事員，民國十二年，總理在北京逝世時，他也只是一個招待員，算不得有革命的歷史，在上海印務書館裏也只充兜攬廣告的職員，並沒有辦過什麼函授學校，到外國去是印務書館叫他去購辦機器，不是留學，他的英文是在洋行裏學會的，他是買辦階級裏的一個。

第二天，呈文的草稿寫成了。大家又聚集在鄧軍同志的房間裏。呈文是這樣：

呈爲鄧金山人格卑污行爲惡劣懇請開除以利黨務事竊鄧金山出身買辦階級向作洋奴賣國是其目標害民乃其手段

反革命之甚無有過於彼者近見革命黨與錢除買辦階級鄧金山失其所憑依乃搖身一變投機加入本黨冒充忠實同志又用其鑽營慣技濫充本科股長職等方以爲其將革面洗心痛除舊惡以補前愆孰知卑污成性天良盡滅假代理科長之名在外則招搖騙拐在內則壓迫同事借公濟私侵吞公款既無才幹復鮮學識但憑其卑污之伎倆以滿足其個人之獸慾惡劣之事實彰彰在人耳目職等敢爲 鈞座縷陳之鄧金山初來職科時曾自稱歷充本黨要職且與 鈞座同事追隨先總理有年孰知經職等詳細調查則鄧金山於 鈞座在香港主辦民主報時僅充當購買紙張之庶務員且因侵吞公款嫌疑未及一月即被革職而於 先總理逝世時亦僅充當招待員是其未嘗有何革命工作之成績也民二年鄧曾充當滬泰生洋行賬房之職五年充別克洋行買辦五四前後反日最烈之際鄧又充日人所辦之福和公司副經理鄧果稍具天良安忍作此國人所恥之事是其毫無革命性可作明證也鄧曾時向職等自謂謂上海印務書館所設之函授學校乃其一手所創辦經職等調查則函授學校成立於民國八年而鄧初至該館時在十年且僅充該館之廣告員即編輯亦未嘗輪及鄧又謂彼曾游學國外儼若博學多聞實則彼之出洋乃印務書館所派令其採購機器在職科二月餘日僅作英文稿一篇當

經職黎士青之刪削其所起中文各種底稿則謬誤百出前後不接屢經職鄒軍之修改平日佔其大部工作時間者僅閱報看書而已是其缺少學識不能勝任也鄒於上月間曾赴滬二

黨務尙乞鑒核俯允所請是爲公使謹呈
部長鈞鑒

特別科職員……………

次當其啓程之先皆自告奮勇要求圖書館趙同志託其代購英文書籍謂彼與上海各家書店俱有交情可折扣孰知所購者多屬破舊之書且大部非圖書館所需要者此等書籍類多得之於城隍廟北京路之舊書攤中照原價十分之一二已

大家對於這篇呈文看了一遍，稍加修改，覺得堂堂皇皇，言之成理，深信呈文一上去，鄒金山便會立刻滾蛋，不禁高興起來。當場決定，推鄒軍同志騰清，第二天午間即在福和園聚餐，各人帶了圖章來，簽名蓋章。

足而鄒則皆以五六折計算自用打字機開一價目表以代書店之發票其中數本如瑞士游記古國回憶錄皆曾簽有鄒個人的名字亦從家中抽來充作新購之書是鄒侵吞公款證據確實也鄒自充職科代理科長後對外公文屢自署名爲特別科科長鄒金山故意略去代理二字其私人通信復不知如何捏造職等屢見其外間來件有寫鄒部長金山鈞啓字樣是鄒必在外間招搖騙拐毫無疑義也職科同事平日素稱和睦於工作亦皆未嘗稍敢疎忽乃鄒屢用其挑撥離間之手段以傷

鄒近夫同志作事是最精明的，他說這篇呈文如果有什麼不妥的地方，現在須請大家指出來，好早點修改，否則呈文一騰清便不便更改。遷延時日，復次這篇呈文雖是他個人起草，經過大家修改後，便是大家的意思，每一個人都須負責，以後不能說這是某人的意思，我本不贊成，不過因面子關係，具一個名罷了。因此鄒同志提議，如大家覺得這篇呈文已無須修改，現在就先在底稿上親自簽名。

大家都覺得已不必修改，贊成簽名的辦法。

同事間之情感復吹毛求疵以代理科長之地位任意凌辱職等甚且磨拳擦掌拍案謾罵氣勢洶洶意欲動武是鄒壓迫同事有目共觀也上述種種僅爲榮榮大者至其所有卑污行爲

鄒同志又提議，明天簽名的次序卽照今天的次序，而今天簽名的次序爲慎重呈文起見，主張在科工作最久的同志先簽。

大家也同意了。

質傾楮難盡爲黨國前途計爲職科工作發展計職等難容長此絨默不得不環陳 鈞座之前懇請從速開除鄒金山以利

『就讓我先簽吧，黎同志，』任才同志拿起筆來說：『雖

然我們兩人是同時來的最先的兩個，但銜鋒殺敵的事情，還是先讓給我吧。」

任才同志簽了名，黎同志和鄧同志便接着也簽了名，隨後是鄧同志王同志童同志周同志蔣同志李同志。

最後鄧同志又有了兩個重要的提議：第一，關於一切計劃的進行，須嚴守秘密，防鄧金山知道了想出破壞的方法來；第二，從正式呈文上去後，大家須以敵人態度對待鄧金山，以表示態度的堅決。

大家也同意了。

於是第二天午間，福和園裏就有了一個以前從未有過的熱鬧的宴會，大家在正式的呈文上簽了字，蓋了圖章，便痛快地重數着鄧金山的罪惡。吃了飯，還到竹林裏去閒談。最後又決定從今天起，在福和園裏繼續着昔日的宴會，只丟開鄧金山。每天有什麼消息，便到福和園裏來報告。

呈文送到部長室去了。第三天看見鄧代科長從樓上跑下來，口裏咕嚕着，沉着面色顯出不高興的樣子。大家都猜到鄧代科已經在部長那裏知道了這個不快活的消息。但鄧代科長的不快活並不繼續的長久，過了幾分鐘，他立刻就對着黎士青同志談笑起來，態度和往日一樣的從容，他說士林西報在外國人所辦的報紙中是最反動的刊物，他知道那

個主筆的歷史。隨後他像講故事似的，一面笑着，一面滔滔說個不休。

當天夜間，他從很遠的地方跑到黎鄧兩同志的廂所，要見兩同志。鄧同志已經睡了覺，懶得起來。還是黎同志出來應接他。他很和氣的說，他已經看見了鄧軍所寫的呈文，他認為這是鄧軍主動的事，對於黎同志鄧同志，他相信只是因為面子關係，具了一個名，黎同志鄧同志決不會對他有什麼，因為他和黎鄧兩同志是沒有什麼誤會，更沒有什麼衝突，平日都是很要好的。黎同志也和平時一樣的和氣地回答他，他說這是大家的意思，不能說是那個主動，那個附和，『對不起得很，鄧同志，黎同志說：『我簽了名，不能同你談這個問題了。』

他當天晚上跑了一些什麼地方，沒有人曉得。鄧同志的心裏立刻有了一種戒備，他第二天午間睜着眼睛在觀察各個人的面色，當黎同志把這消息報告給大家聽的時候。他告訴大家，這是他離間的策略，切不可上他的當，他今晚上一定還會跑到別個同志家裏去，說一些花言巧語。倘使這團中有幾個受了迷，承認了他的主動和附和的論調，不但不自己的人格丟盡，倒鄧運動也會失敗。

『不見面最好，趕他去更好！』任才同志叫着說：『我們

應該回答他，我們沒有人格卑污的朋友！」

果然，這一天晚上他又跑了幾個地方，連鄒軍同志那裏也去了。鄒軍同志不見面，預先走到了別一間房子裏。童同志不在家，任同志到區分部開會去了。周君同志被他遇着了。他首先是問周同志討借去的十五元錢，他說，既然大家都反對我，就請你還了我的錢，讓我走路吧。他發了許多牢騷，說他平日待人如何的好，如何的好，想不到周同志也居然受了人家的利用。他不是正在那裏想方法給周同志加薪水嗎？他表示惋惜。錢呢，明日再說，周同志不反臉，他也不反臉，可以待發了薪水再還。周同志是一個膽子最小的人，他起初倒吃了一嚇，但隨後也跟着平靜了。對於反對他的事，他不敢有所提及，怕自己說錯了話。過了一夜，周同志把這事情告訴了大家。鄒同志便立刻對大家說，他的猜測中了，鄒金山現在是在用種種方法，想破壞我們的團結。他從自己口袋裏摸出了十五元錢，交給周同志，叫他去還了鄒金山。他提議，當部長在猶豫或偵查之間，大家應該開始向部中各同事宣傳鄒金山的罪狀。同時他主張明天再上一個呈文，催促部長從速開除他。任才同志對於鄒金山愈加厭惡了。他主張另外做一張傳單，宣傳鄒金山的罪惡。但鄒同志和黎同志認為這時還不

宜向外界宣傳，反使部長丟臉。他們覺得最好是口頭向部內同志宣傳。大家都贊成他們的主張。鄒同志說，這次呈文應該着重於壓迫同事這一層，表明我們已不能再與鄒金山週旋，部長再不開除他，我們以後便必須大家辭職了。大家也都贊成了，當場又推鄒同志起草。

於是第二天二次呈文又上去了。呈文很簡單：

呈為鄒金山兇橫暴戾壓迫同事懇請從速開除以便科務發展事竊職等前以鄒金山人格卑污行為惡劣有礙黨務會陳其種種罪惡懇請開除時已一週尚未見鄒離職他去在

鈞座賞罰明允自應有澈底之查核職等亦自宜靜候以憑核辦乃鄒金山自知職等有所反對以後老羞成怒對職等愈益兇橫暴戾肆意壓迫勢將用武職等自鈞座錄用以來無日不戰戰兢兢專心一致為黨工作今鄒金山如是兇狠職等實人人自危難於安心工作不得不重瀆鈞座懇請從速開除鄒金山免致受意外之凌辱鈞座明達尚乞早行俯允所請是為德便謹呈
部長鈞鑒

特別科職員……………

……………

這一次呈文發生效力了，過了一天，秘書便寫了一張條

子，請九位同志於下午二時到秘書室談話。

午飯後，大家就先在鄒軍同志的房裏，開了一個預備會。鄒同志預料這一番談話，是秘書想和解、同時夏科長忽然於早晨來到了，他的態度是中立的，一樣地想叫我們和解，暗中使含着維持鄒金山的意思。鄒同志主張，倘若秘書不接受我們的請求，我們便必須大家辭職或不合作。任才同志贊成他的主張，他認為非用飯碗和他碰一碰不可，這次談話是很嚴重的，甯可犧牲飯碗，不能犧牲人格，再和沒有人格的鄒金山同科辦事。鄒同志又說，這次應該大家輪流說話，以表示每一個人都反對，免得秘書也說我們只是一二個人所主動的。討論完了，大家便走到辦公室，下午二時先後到了秘書室裏，任才同志還到圖書館裏去借了簽有鄒金山名字的幾本英文書來。

卓秘書已在那裏等候了。他是一個最和氣的人，他請大家都坐會議桌旁邊。夏科長也在那裏。

卓秘書先檢點人數，那裏是任才同志、黎士青同志、鄒近夫同志、鄒軍同志、周君同志、王英同志、童民同志，加了他和夏科長，一共九人。姓李的女同志上午便請了假，蔣同志還沒有來到。

卓秘書宣傳開始談話了，他說蔣同志剛纔已經遇見過，

聲明不出席，表示過他的意見；李同志的態度，蔣同志也代行提及了。他說部長看見過各位同志的二次呈文，他因為有公事，囑兄弟代行轉達。部長的意思是這樣：鄒同志的脾氣是不大好的，但許多錯處，却希望各位同志原諒他，他也不無可取的地方。至於他個人的歷史，恐怕各位不是很清楚——這倒可以不管牠。無論誰從前做過什麼壞事，只要現在改變了，加入了我們的戰綫，便是我們的同志。自然，和各位感情不好，那是鄒同志的過處，部長已經警誡過他，也承認這一點。答應以後對各位和氣了。部長認為諸位的呈文也有點過火的地方，但部長也諒解諸位，因為感情不好，自然是要加上一點氣憤的。兄弟很明白各位和鄒同志間的感情，其中是有着很不好的，但也還有過得去的，兄弟知道……

『卓秘書，部長的意思我們知道了，現在能不能允許我們對卓秘書說幾句話呢？』任才同志心裏很不耐煩，聽見卓秘書只是說了下去，站起來了。

『自然，自然，今天是希望各位都表白一番的，兄弟願意把各位的意思代行轉達給部長。』

『卓秘書剛纔說部長的意見，認為我們有點過火，又說他也有可取的地方，那末我把這幾本書拿給卓秘書看一看』

，是不是鄒金山私人的！」任才同志說着，把兩本破舊不堪的書翻開來，指着鄒金山所簽的名字，提了過去。『這是他開在自造賬目單裏，歸作由愛古書屋買來的兩本。圖書館並沒有要他買這種廢物，他把自己的書也拿來了。兩次買了幾百元書，都沒有正式的發票，自己用打字機造了幾張，部裏能夠允許他報銷嗎？侵吞公款，有什麼可取！沒有人格到這地步，我們不能和他同事！』任才同志越說越氣憤了。

『自然，這是不能讓他報銷的，兄弟立刻就叫圖書館把這些書退還給他……』

『卓祕書，能允許我報告幾句話嗎？』黎七青同志，站起來了。

『好的，黎同志，兄弟願意聽，我們平日忙得太疏遠了……』

『最重要的原因，卓祕書，我們反對鄒金山是爲公，不是爲私。鄒金山的罪惡太多了，我們在呈文裏所說的，都是最大的也是最有證據的。我可以對着總理的遺像發誓，』黎同志說着，轉過身去朝着總理遺像，嚴肅地低下頭來。坐着的卓祕書也恭敬地站起來了。『我們的話是最誠實的，不會誣陷過鄒金山半句話。像鄒金山這樣的人，倘若

總理活着，雖然總理是最寬大的，也決不會讓他在黨內。單以侵吞公款一條而論，國家的法律是不能放過的……』

卓祕書有點呆住了。他轉過頭去，鄒近夫同志已站了起來。

『好，鄒同志，你說吧，兄弟願意把各位的意見代行轉達部長……』

『如同黎同志所說的，我們是爲的公，不是爲的私。剛纔卓祕書說我們中間也有和鄒金山是過得去的，明明是說這次反對鄒金山是一二個人所主動，其餘是附和了。倘使卓祕書知道我們這幾個人之中果有這種只講私人感情，不分公私的人，願意卓祕書當場指出來。不錯，我未嘗和鄒金山翻過臉，但我反對他是完全爲的公。像鄒金山這樣的人，即使他是我的老子，我也要反對的！』

鄒近夫同志大聲說着，眼光射着同志們。他知道蔣李兩同志已改變了態度，還有幾個意思薄弱的人也在動搖了。他已看見好幾位同志不做一聲，沒精打采的在那裏默着。

『雖然鄒金山對我幾乎行起兇來，我和他有着惡劣的感情，但我反對他也是爲的公！』鄒軍同志站起來，說：

『即使不爲公，是爲的私，也應該反對他！』任才同志又站起來說了。『像鄒金山這樣的兇暴，動不動便想打人

，誰不人人自危？受他卑污的手的凌辱，不會死到前綫上去嗎？倘若部長不開除他，就請開除我們！」

「是呀，性命也是要緊的，我們不能作無謂的犧牲！」黎士青同志接着說了。『我們不是打不過他，但我們不願意。毆打是要牽到法律上去的，況且於部裏的名譽也不好。這樣，我們只能退讓了。』

「各位一定堅執，兄弟也沒有法子，只好將這意思轉達部長，」卓祕書說：『但兄弟最後仍希望各位體諒部長的苦衷，作相當的退步，倘若怕以後再發生問題，兄弟已有辦法……這事情，本來夏科長是應該負一點責任的，如果他常常在這裏，兄弟相信一定不會弄到現在這地步，特別科裏像任同志、黎同志都是不容易找到的人才，兩位的人也是很好的，來部工作的時間最久，可以說都是和部長同時來部的，特別科的組織本有點欠缺，照章程，應該有兩個股長，因為只有一個股長，所以夏科長不在這裏，每次總是鄒同志代理科長，弄得這個樣子，兄弟的意思，趕緊再發表一位股長，以後就可以輪流代理科長，不至於權落在鄒同志一人手裏，任所欲爲了……』

「還是請各位體諒部長的苦衷，退步一點，」沉默到現在夏科長說了。『這次事情兄弟本是應該負一點責任的。』

但兄弟在上海所擔任的事情實在不能擺脫，曾幾次要求部長另外找一個相當的人，部長總是說「以資熟手」。倘若這次的事情弄僵了，那兄弟也使只好引咎辭職，不能再幹了……」

鄒近夫同志有點發氣了，火冒上了他的眼睛，他不願意再說什麼。他知道卓祕書和夏科長都在幫鄒金山的忙。而尤其使他生氣的是卓祕書先說任黎兩同志資格最老，再說要添一個股長，用地位來餌惑任黎兩同志，想分化這一個團體。任黎兩同志也感覺到了這意思，同時站起來，說：

「我們只好走了，還是留着鄒金山在這裏吧！」

「留鄒金山在科裏，不僅是全科的羞恥，也是全部的羞恥！我們走！」鄒軍同志也站了起來。

「鄒同志！」卓祕書帶着憤怒的聲調說：『你的暴躁的脾氣，到現在還不改嗎？對你勸了幾次了，你還是這樣！』鄒軍同志呆住了。卓祕書和他是同鄉，他到部裏來就是卓祕書介紹的。卓祕書以地位以長者的資格都可以壓倒他，不聽他的話不行。他不敢有所分辯。

鄒同志一看見卓祕書又有了另外的一個方法，氣憤得首先退出了祕書室，任同志也推着鄒軍同志走了。接着黎同志和其餘的同志們也跟了出來。